

新疆彩陶中的中华文化基因及其美学建构

王月月

新疆师范大学

摘要 新疆彩陶是中华文明史前交流的见证，纹饰艺术的发展历程书写着中华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其美学特色体现了早期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精神。本文以新疆彩陶纹饰为切入点，指出纹饰和装饰美学特色的主要表现，并以此为线索分析审美意识在中华文明交流过程中的发展转变，进而探索新疆彩陶和国家形象的美学建构之间的关系和可能性途径。

关键词 纹饰艺术 装饰艺术 美学特色 形象建构

DOI <https://doi.org/10.6938/iie.060209>

文章编号 2664-5327. (2024). 060209.089-098

产教融合研究 ISSN 2664-5327 (print), ISSN 2664-5335 (online), 第 6 卷第 2 期, 2024 年 4 月出版, Email: wtocom@gmail.com, <https://iie.hk>。

在陶器表面满涂色彩或用色彩绘制纹饰图案，是彩陶纹饰的艺术语言，色彩和纹饰在器表上的表现方式不同，构成形式不同，这就形成了彩陶纹饰的美学特色。新疆彩陶艺术是造物技术、审美心理和文化流变的早期体现，是先民们社会生活的缩影，既是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一环，又是史前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见证，它不仅彰显了彼时先民的审美特点，其内核还体现了先民智慧精神和文化内涵，通过彩陶可以以小见大，窥见文化、哲学的代代延续。

新疆彩陶的审美情趣和时代风尚需要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背景上才能更好品味，其美学特色不仅有中国美学的共同特点还在东西方彩陶文化的影响下吸收和借鉴形成了土著特点。

一、新疆彩陶的纹饰美

纹饰在彩陶中有着充分的发展，为适应器型特点，彩陶纹饰发展为一种有意识的审美创作活动，纹饰类型、结构等日益丰富，这个过程直接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审美追求和文化

心理。彩陶上的装饰纹样不仅仅具有装饰审美性，也是探究远古艺术的关键信息。

不同于中原和甘青彩陶纹饰的成熟精致，新疆彩陶的纹饰特点散发着自然简约的气息。新疆彩陶纹样按表现手法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纹样，包括植物、动物、景物、人物；一类是几何纹样，包括三角形、线形、网状、菱形等。其中，几何类型的纹样占有较大比重，几何纹样和自然纹样的分类也不是绝对的，有了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抽象的过程才逐渐有了几何纹样。

（一）自然纹样

彩陶中的自然纹样是原始先民“观物取象”创造的纹样，带有象形的明显特征。¹新疆彩陶纹样中自然纹样的类型和数量都不算多，且多为经过了一定简化而形成的图案。

新疆彩陶中的植物纹样主要有：葡萄纹、草叶纹、松塔纹、花纹、杉针纹、树枝纹。植物纹饰多数象形特征明显，带有植物形状的粗粝质朴和线条美感，少数植物纹饰母体的彩陶出土量大，可以看到，随着发展出现多种变体与组合形式，纹饰变得更加抽象严谨，具有几何的简约美。植物是原始先民较容易观察到的物象，从观察到绘制的过程可以看出先民审美意识的觉醒和抽象思维的形成。

新疆彩陶中的动物纹样有：羊纹、骆驼纹、鹿纹、变体鸟纹、变体刺毛虫纹。动物纹样在中国纹样史中是一个丰富的类型，中原和甘青地区的动物纹较多，有系统的演变规律；在新疆彩陶中，动物纹较少见。

新疆彩陶中的景物纹样主要有：波状纹、涡卷纹、新月纹、火焰纹。波状纹是与“曲线纹”和“波浪纹”相似的弧形纹饰。波状纹及其变体包含：单线型波状纹、重线波状纹饰、多条波状曲线纹、带状波状纹、象形波状纹。新疆山地、沙漠和水连绵起伏的形状也会对波状纹饰的创作产生一定视觉刺激和心理影响。涡卷纹（图一）是一种卷曲纹样，多被认为是由三角纹演化而来。²火焰纹及其变体包含：象形火焰纹饰、几何形火焰纹饰（图二）。前者是用类似于燃烧着的火苗的抽象图形左右重复排列，形成火焰纹纹饰组合；后者是由正倒相交的抽象几何火焰纹左右重复排列呈横带状。这种几何形火焰纹，看起来更像是变形扭曲的三角纹，或许与三角纹也存在着某种联系。新月纹饰是指像一弯新月一样的弧形纹饰，与几何纹饰搭配，与器形相适应后重复排列装饰与器腹，数量较少，出土于伊犁河流域。

新疆彩陶中的人物纹样主要有：人物纹、手掌纹（图三）。人物纹饰数量少，但其含义重大，最典型的是天山北路墓地中出土的一个双耳彩陶罐，腹部装饰的都是三个手掌纹，中间间隔相等，侧面两个器耳的左右两侧装饰有锯齿状粗弧线纹，组成一个“拱门”的形

¹程金城. 中国陶瓷美学.[M].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第 117 页.

²穆舜英, 王明哲. 论新疆古代民族考古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C]. 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 文物出版社.



图一：托克逊县阿拉沟墓葬



图二：洋海二号墓地

状，左右两侧相同，不同的是两侧的“拱门”内部装饰的分别是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形象。这种类似于图腾形式的纹样在新疆地区出土的彩陶中并不多见，而出现人形的更为稀少，有学者将这个形象归为塞人文化中，陶器的形制和装饰特征与四坝文化彩陶存在明显联系，而人物的特征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X光人形”较为相似。



图三：天山北路墓地

（二）几何纹样

新疆彩陶的装饰纹样从数量上看占比最大的是几何类型，它主要是由线的长短、粗细、弯折、交叉等排列成三角、网状、折线、回形、菱形等通过组合变体而成。

三角纹及其变体按照外形来分有：三角纹、重线三角纹、倒三角纹、竖条带三角纹、变体三角纹、三角形网纹、内填网纹的三角纹、连续倒三角纹、三角平行线纹、弧线三角纹、对三角、斜三角纹等。

一些彩陶以三角纹作为主体纹饰，有些彩陶上三角纹虽未作为主体纹饰出现，却装饰在口沿或颈部，亦或是用其他纹样组合成三角形的形状。考古学上对三角形的命名是依其

呈现的几何形式作为基础，其几何基础形式共有四种：正三角、倒三角、斜三角、对三角，在此基础上对其排列组合。新疆地区的考古文化遗址中较多出现三角纹的遗存，早期的小河墓地中草编篓上已出现三角形纹样，洋海墓地中的三角纹早期并不是出现在陶器上，而是出现在木器上，木制的梳子、别针、箭杆等。新疆地区彩陶文化中一共析出有四类十种三角纹，每种三角纹都有不同的变化与特点。

网纹及其变体按照外形来分有：网纹、带状网纹、三角形网纹、菱形网纹和部分网纹。交叉的网格纹作为基本的构成元素，与其他几何形状相适应以内填的形式组合，形成了这五种类型的网纹，排列组合后为适应器形的需要呈现多种装饰效果。网纹在新疆出土彩陶遗址中的分布比较广泛，天山北路文化、焉不拉克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中均有出土，且苏贝希文化中出土的数量较多。

折线纹及其变体按照外形来分有：折线纹、连续折线纹、平行折线纹、带状折线纹、平行折梯纹、折线三角纹。³新疆彩陶上的折线纹变化并不丰富，与三角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联系，多数折线纹与三角形的相似度极高，即在上下线纹间用折线分割出正倒三角形。折线纹的类型较少，但分布较广泛，在天山北路文化、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彩陶遗址均有分布，其中苏贝希文化中的折线纹最多、样式最为丰富。

菱形纹及其变体按照外形来分有：菱形格纹、重线菱形纹、菱形网格纹、菱形棋盘格纹、综合菱形纹。这些菱形纹样种类虽多，但数量并不太多，且每种类型的应用也不是十分丰富。

棋盘格纹及其变体按照外形来分有：棋盘格纹、横带状棋盘格纹。棋盘格纹是一察吾乎沟口文化的特色，在伊犁河流域也较多出现，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棋盘格纹应用也十分常见。

回纹及其变体按照外形来分有：单独回纹、横向二方连续的回纹、四方连续的回纹。装饰有回纹的彩陶多出现在察吾乎沟口文化中，且装饰样式各不相同，变化丰富。

锯齿纹在新疆出土彩陶中只见于苏贝希文化中，苏贝希文化多三角纹，一些细碎的三角纹沿一些竖线排列就形成了锯齿纹，锯齿纹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也较为常见，锯齿较新疆彩陶中所见略大。

同心半圆纹是指同一个圆心所绘出的大小成比例的半圆纹组合。同心半圆纹在新疆地区仅发现有两例，在李肖冰先生的《新疆古代陶器图案纹饰艺术》⁴一书中有描述。

方格纹是在每两条弦纹的中间用一些三条短竖线组成的纹饰分割成几个长方形的格子。

³魏久志. 新疆彩陶研究.[M].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录, 第149页-193页.

⁴李肖冰. 新疆古代陶器图案纹饰艺术.[M]. 新疆人民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斜带状方格纹是指绘有两条平行倾斜的线条，中间夹有横向短线，呈斜带状呈现，类似于梯子形状的斜带状方格纹纹饰，通常斜 45° 装饰在陶器上，其余部分单色平涂。

“S”形纹是指与英文“S”相似的曲线绘制的纹饰。“S”形纹有两种，一种是类似于反向的英文“S”，一种是类似于印度彩陶上的符号“Σ”的纹饰。

二、新疆彩陶的装饰美

彩陶的图案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审美认识，尤其是绘画技法、构图布局都决定了彩陶装饰的美感。图案装饰手法是一个地区的原始居民，经过长时间的生活、观念、审美、想象的积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抽象形成的审美规律，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

按照构图规则来分，新疆彩陶纹饰的装饰组合形式有单独式、连续式、散点式、条带式，这些图案使用对比、重复、分割、组合的方法装饰在彩陶器表。新疆各主要文化类型中都有不同的纹样母题，又依器型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方式，在彩陶图案中体现出独特的形式法则，其动静、虚实、曲直、正斜、简繁、阴阳的对比变化，间隔、重复、对称的手法、点线面造型元素的运用，产生了较强的节奏韵律感。

天山北路文化、焉不拉克文化的彩陶装饰结构就使用了间隔，彩陶口沿下方器耳部位装饰结构与器腹的装饰结构间保持间隔，有的用线分隔或用线性元素的图案过渡，每格中间装饰纹样，这与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存在较多相似性。苏贝希文化的彩陶装饰结构上保持间隔，但纹样结构连续类型的较多，几何纹样保持二方连续，还出现了正反三角形的组合，说明连续、正反的形式元素也在运用，而苏贝希文化中的曲线排列与变化更富有动感，在波状纹、涡卷纹、火焰纹的装饰中使用了黑白、大小、疏密、曲直的对比形式。

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彩陶纹饰几何形黑白对比多，图案装饰性强，层层叠垒、井然有序，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地毯纹”⁵有相似感受。察吾乎沟口文化中彩陶纹饰为适应带流器出现了腹斜带状和颈带式装饰⁶，腹斜带彩是新疆出土彩陶中最具典型性特征的一类纹饰，这种搭配使带流器的器表装饰有了一定的动态美，使用了动静、曲直的对比手法，这种腹斜带式搭配打破了几何的严谨性，使装饰有了自由的动态美；颈带彩（图四）是察吾乎沟口文化所特有的装饰形式，且只装饰在带流器上，带流器器形多球腹或鼓腹、束颈、流嘴较长，造型极富曲线感；“颈带”结构装饰多几何纹样，这些几何纹样都是具有重复与对称特点的二方连续结构，如同纹样严谨的腰带一般，使整个彩陶有了曲线的曼妙之感。纹饰多

⁵吉谢列夫.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M].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

⁶吕恩国. 常喜恩. 王炳华. 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C] 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 王仁湘. 文物出版社.2008, 第 329 页.

由一种或几种简单的几何形以点、线、面的形式排列组合而成，具有形式美感，纹饰的构成形式和绘制技术明显更为成熟。



图四：颈带彩

从纹饰类型来看，自然纹样绘画式较多，象形直观，让人更想探寻其背后的意涵，几何纹样图案式较多，图案式变化具有一定的艺术规律，几何的不同母题都有多种变体，同一母题的变体几何纹排列组合就能形成一定规律的图案，而不同母题的变体排列组合又能形成新的规律性图案，这种交错、正斜、虚实、简繁、阴阳、动静、对比的表现手法就形成了一定的艺术规律，随着制作工艺水平的提高，纹饰逐渐变得精美，彩陶纹饰也逐渐成为纯粹的形式美，揭示了原始先民对天地万物的心灵感受和精神描摹。

三、新疆彩陶纹饰中的审美转变

审美意识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一切变化都会在审美活动中得以体现。新疆彩陶作为古代历史文化的见证，是审美意识的体现，从审美转变的历程，可以看到文明的发展。

从新疆彩陶的文化渊源来看，仰韶文化西渐经过历史变迁影响了新疆彩陶文化脉络，青铜时代以后东部彩陶不再繁荣，察吾乎沟口文化彩陶仍然呈现明显的东方文化特征，说明东部彩陶文化的影响深远，而相距最远的索墩布拉克文化有着较为明显的西方特征，沿伊犁河谷向东发展时与东方彩陶文化相遇，从而使新疆彩陶呈现东西方融合的特征。

彩陶一直被看作新石器时代的标志，农耕文明的象征，是实用与审美的结合体。从彩陶文化的创造者来看，东部彩陶的创造者的主要生活方式是农业生产，而新疆彩陶所发生的历史时期游牧业和畜牧业是主要生产方式，这说明了彩陶文化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中都能够得以延续，同时苏贝希文化的承袭者也说明了彩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欧罗巴人也能接受并延续。

从新疆的彩陶文化的总体风格来看，天山北路文化彩陶器形以带耳罐为主，彩陶纹饰以几何为主，还有少量的人物符号纹饰，少数彩陶通体纹饰绘制技术成熟精美，结构严谨，图案化明显；焉不拉克文化彩陶器形主要为罐、杯、豆、钵，彩陶纹饰多为三角、折线及其变体，还有少量的动物纹饰，装饰手法大多是重复或间隔；南湾类型彩陶器形以双耳罐为主，其装饰纹样的弧线、三角、折线纹饰与天山北路文化中的均有相似之处；苏贝希文化彩陶为红衣黑彩，器形丰富，彩陶纹饰以几何纹饰为主，其中三角纹、折线及其变体居多，在焉不拉克文化中均能见到；察吾乎沟口文化彩陶器形以带流器为主，杯、罐、釜、壶、钵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器物多为单耳，圜底或平底，彩陶纹饰多为几何纹、通体施彩的较少，且大多数花纹装饰在器物的上部或颈部，纹饰变化富于规律性；索墩布拉克文化彩陶器型多为长颈壶、罐、钵等，装饰纹样多为几何纹，还有少量动物纹饰，装饰结构上图案化程度高，与西方彩陶系统存在较多共同点。

从新疆彩陶的纹样来看，天山北路的几何形对三角纹饰与仰韶文化中的一组彩陶上的三角纹饰几乎完全一致，而从考古学方面进行溯源会发现天山北路文化与四坝文化密切联系，四坝文化又是马家窑文化影响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后，经西城驿文化过渡而来，陶器形态和彩陶纹饰都表现出亲缘关系，而马家窑文化源于仰韶文化⁷。四坝文化不仅影响了天山北路文化，还影响了焉不拉克文化、南湾类型和苏贝希文化，主要表现为，四坝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的彩陶纹样均在器表用线间隔，填充相同或相似的纹样，而南湾类型则存在和四坝文化几乎一样的腹耳罐，而苏贝希文化的主要彩陶纹饰在焉不拉克文化中均有发现。苏贝希文化中的单耳罐及其装饰的变体三角纹、涡卷纹在察吾乎沟口文化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发现，这说明苏贝希文化西进与察吾乎沟口文化融为一体。察吾乎沟口文化的带流器虽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但彩陶纹饰仍源自甘青地区的东方文化传统。⁸审美活动在文化交流传播的过程中会形成变体或部分丢弃，但保留的部分就是审美意识和文化传承源流关系的线索。

从新疆彩陶纹饰意象来看，新疆彩陶中夹沙红陶上的卧驼（图五），背后填涂的黄色色块与连绵起伏的沙丘有异曲同工之妙，让人观之仿佛能够置身于沙漠的寂静；红陶罐口垂下的葡萄藤蔓，随意的笔触描绘了植物的生命力量；火焰纹饰层叠的装饰在红底陶器上，

⁷杨建芳. 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C] 考古学报.1962年1期,第49-80页.

⁸任瑞波. 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研究 [D]. 吉林大学,2016. 第397、427页.

仿佛沙漠篝火就在眼前；奔跑的羊、灵动的鹿、袖珍的草叶、带有头饰的人，无不诉说着他们的意象美。古风先生称，中国美学是崇尚自然意象的美学，“意象”的内涵是“情景交融”⁹。从传世的唐诗、宋词、元曲来看，自然意象是文人热衷的描写对象，从绘画史来看，自然题材拥有绝对地位，在文人画中尤甚。因此，在自然中寻求心灵的寄托是中华民族审美活动的共同特点。



图五 察吾乎一号墓

四、新疆彩陶中国家形象的美学建构

新疆彩陶是中国彩陶谱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既是新疆地区原始先民的生活生产工具，又是重要的文化符号，承载历史社会记忆，是早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见证。史前“彩陶之路”的文化相互交融使得彩陶在新疆有了在地化发展，文化的交流脉络归纳总结符号化之后，形成纹样固定于器表，等待被解读。

新疆彩陶上描绘的沙漠篝火和山羊卧驼展现了先民们的生活环境，描绘的植物昭示着先民们感受到的自然界的生命力量；察吾乎沟口文化出现的便于携带的单耳带流器，并不仅仅是审美创造，而是先民们在游牧生活方式下智慧精神和生存哲学的最好体现；新疆彩陶文化的源流关系呈现的是中国彩陶美学的精神传承。新疆彩陶纹样经过历史传承，在织物、服饰、木器、金银器上均有记忆，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融入中华文化的基因构成。

⁹古风. 从比较视域看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J]. 中国文学批评, 2017(03):13-19.

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新疆彩陶，不仅仅是文物作为古老的艺术品摆放，更是能够传达文化精神和审美特征的实体，原始社会的心灵体验和社会风貌，观众透物见人，看见中国智慧和力量，以彩陶文化视角建构起国家形象的一部分。新疆彩陶所形成的文化符号，记载的文化信息，承载的历史记忆，可以在创新设计中焕发生机，在被市场接纳的同时也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源，这就能够让新疆彩陶活起来，让其蕴含的文化精神、民族形象能够穿越时空被感知、被看见，通过“文化—艺术”“人—物”之间的生态关系，拓展文字、图像、沉浸式多感官方式在各学科、各领域中的阐释，提升公众的参与兴趣，就能够让观者产生个人经验和情感的共鸣，进而产生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凝聚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建构国家形象。

〔责任编辑：袁媛〕

基金项目 新疆师范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文化润疆背景下新疆传统工艺的创造性转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JNU202107）。

作者简介 王月月，女，1990年8月出生，河南周口人，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通讯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新医路102号，邮政编码：830054，Email:wangxjnu@foxmail.com，<https://orcid.org/0009-0001-6148-8156>。

文章历史 收文：2023年12月31日；修改：2024年1月15日；发表：2024年4月30日。

引用本文 王月月.新疆彩陶中的中华文化基因及其美学建构[J].产教融合研究,2024,6(2):89-98,<https://doi.org/10.6938/iie.060209>.

参考文献

- [1] 程金城. 中国陶瓷美学.[M].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 [2] 穆舜英王明哲. 论新疆古代民族考古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C]. 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 文物出版社
- [3] 魏久志. 新疆彩陶研究.[M].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4] 李肖冰. 新疆古代陶器图案纹饰艺术.[M]. 新疆人民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 [5] 吉谢列夫.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M].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
- [6] 吕恩国. 常喜恩. 王炳华. 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C] 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 王仁湘. 文物出版社.2008年
- [7] 杨建芳. 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C] 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 [8] 任瑞波. 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研究 [D]. 吉林大学,2016
- [9] 古风. 从比较视域看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J]. 中国文学批评,2017(03):13-19.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and the Genetic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in Xinjiang's Pottery

Yueyue WANG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Xinjiang painted pottery bears witness to the prehistoric exchang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the evolution of decorative art chronicling the na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s. Its aesthetic features embody the early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spirit. This paper, focusing on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Xinjiang painted pottery, identifies the primary expressions of these patterns and decorative aesthetics, using these insights to trace the evolution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exchanges. It then delv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and potential pathways between Xinjiang painted pottery and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ry.

Keywords decorative patterns, decorative art, aesthetic features,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

Cite This Article Yueyue WANG.(2024).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and the Genetic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in Xinjiang's Pottery.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6(2):89-98,<https://doi.org/10.6938/iie.060209>.

©The Author(s) 2024.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 4.0 licens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SN 2664-5327(print), ISSN 2664-5335(online), DOI 10.6938, Volume 6 Issue 2, published on 30 April 2024,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https://iie.hk>, <http://riie.cc>, <https://cpcl.cc>, Email:wtocom@gmail.com, kycbshk@gamil.com.